

清代《绥靖屯志》中的藏语资料及 新见藏文“黑字”考论^①

王 振

[摘要] 清人李元于乾隆年间撰写《乍丫日程锁记》一书,其中有关于藏族语言文化的记录。该书今未见传本,但清道光年间所修《绥靖屯志》中引用了其中的藏语和藏文资料,对了解清代前期藏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重要价值,能够反映当时藏语的某些语音特点;《绥靖屯志》还引述了《乍丫日程锁记》中介绍的一种民间流传的手写藏文符号——藏文“黑字”,可为学界提供一种新的清代藏文书写体系,对了解藏文的地域演变和历史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代;《绥靖屯志》;《乍丫日程锁记》;藏语;黑字

[中图分类号] H2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21)04-0208-08

一、《绥靖屯志》概况

《绥靖屯志》为清李涵元修、潘时彤纂。李涵元,贵州普定人,为四川冕宁县典史,于道光二年(1822)夏开始管理绥靖屯务。潘时彤,成都华阳人,嘉庆年间进士。李涵元的儿子李焕在道光二年冬从成都到绥靖屯,告知父亲其正从潘时彤游学。李涵元有志于编修方志,在此前“采访旧稿”的基础上“检案牍、询土人,稍微增省”而成屯志初稿,于道光五年(1825)寄于潘时彤纂修完善,同年刊刻。

《绥靖屯志》是四川省最早编修的屯志,也是四川屯志中门类最为齐全的一种,是今金川县内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②全书共有十卷四十七目,分别为天文、舆地、建制、田赋、祭祀、职官、风俗、边防、艺文、杂识,卷首附有四图,分别是疆域图、名山图、大川图、屯署图。该志在不同类目中呈现了平定大小金川及改土归流的过程和改流成就,也完整地记载了平定两金川的经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③

《绥靖屯志》中有关藏族语言文字的记载,所见有三处:

1. 《绥靖屯志·卷七风俗·夷俗·言语》:“乌译狼歌,非通事莫能解。”
2. 《绥靖屯志·卷七风俗·夷俗·教习》引《金川锁记·卷三·俗重藏经》:“夷人不知有儒教,读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清代民国中西方珍稀文献中的川西藏缅语资料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08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就《日程锁记》文献相关问题请教过四川大学徐法言老师和重庆师范大学梅强老师,就藏语文相关问题请教过西藏社科院朗杰扎西副研究员和西南民族大学才旦还博士,感谢诸位师友赐教。文中错漏,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② 董常保:《阿坝州旧志集成·金川卷/小金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2页。

^③ 王文远:《清末民初川西北地区9部屯志述略》[J],《新疆地方志》2016年第4期。

书识字皆奉藏经为授受,如中华读四书五经,然字画又与西藏稍异。”

3.《绥靖屯志·卷十杂识》引《日程琐记》中对藏族歌谣的记录和翻译、对藏族语言的描写、对藏族文字的记录。

由于前两条材料只是笼统介绍,并无具体语言事实的描写和文字资料的呈现,本文不再详述。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第三条即屯志^①引用《日程琐记》中的藏语和藏文资料。

《绥靖屯志》所引《日程琐记》,全名为《乍丫日程琐记》,乍丫即今西藏自治区察雅县。该书作者李元,字太初,湖北京山人,清乾隆年间曾在蜀为官,其间撰著并刊印《乍丫日程琐记》等书。由于我们目前暂未见《日程琐记》传本,故以《绥靖屯志》所引资料为准。后文所谓《绥靖屯志》中的藏语资料,均系屯志引《乍丫日程琐记》的资料,不再单独说明。

二、《绥靖屯志》中的藏语资料整理与考释

《绥靖屯志·卷十杂识》引《日程琐记》藏歌一首,并译为汉语:

又云蛮俗跳歌队之戏,男女牵手而歌。歌曰:“唵啮阿恩吞博噤啞啞叭力那甘错力那甘错噤啞咄么甘错勒末甘错勒末咀啞唵啮札得吞博札得吞博噤啞啞叭札甲革博札甲革博噤啞咄么休卓勒末休卓勒末咀啞唵啮甲中葛末甲中葛末噤啞啞叭爬汤渴恶爬汤渴恶噤啞咄么布当擦约布当擦约咀啞。”

按:阿恩,天也。吞博,高也。力,日也。那,月也。甘错,星宿也。勒末,来也。札得,石山也。札甲,鹰也。革博,雕也。休卓,飞也。甲中葛末,百姓人家也。爬汤渴恶,父母也。布当擦约,儿女也。因戏为译之曰:维天盖高,日月昭昭,星光有曜。维山盖高,有鹰有雕,飞止于巢。民庶斯处,曰父曰母,爰及儿女。按:此亦白狼夷歌之遗意也。

歌词为音译,今据原文,未予断句。以下重点考释屯志对译音词的翻译,即其中的按语部分对“天、高、日”等13个词语的翻译。下表将其对应的藏文写法依次列出。

序号	汉义	汉字译音	藏文正字	藏文拉丁转写
1	天	阿恩	ཨ་སྒོན།	a sngon
2	高	吞博	མཐོན་པོ།	mthon po
3	日	力	ཉི།	nyi
4	月	那	ཟླ།	zla
5	星宿	甘错	སྐར་ཚོམ།	skar tshom
6	来	勒末	སླེབས་མོ།	slebs mo
7	石山	札得	བྲག་རི།	brag ri
8	鹰	札甲	བྲག་བྱ།	brag bya
9	雕(鸷)	革博	གོ་བོ།	go bo
10	飞	休卓	འཕུར་འགྲོ།	vphur vgro
11	百姓人家	甲中葛末	བརྒྱ་གྲོང་གི་མི།	brgya grong gi mi
12	父母	爬汤渴恶	ཕ་དང་མ།	pha dang ma
13	儿女	布当擦约	བུ་དང་ཚེ་བོ།	bu dang tsha bo

屯志对上述词语的音译在藏语中基本都能够找到对应。第12词“父母”一词“爬”即pha,意为父亲,“渴恶”或指母亲,但我们目前在藏语中尚未见此说法;第13词“儿女”翻译时或许将意义宏观化理解成了

^① 下文“屯志”均为《绥靖屯志》的简称。

儿女子孙,“布当”指儿女,“擦约”指孙子。

另,《绥靖屯志·卷十杂识》引《日程琐记》云:

蛮语多倒置。一为贡,二为夺。呼一两曰竦贡,二两曰竦夺。一钱曰硕贡,二钱曰硕夺。一分曰敢麻贡,二分曰敢麻夺。是两、钱、分之数在上而一、二之数在下也。其译汉语亦然——饭吃,酒喝,银钱一个,有东西一个,找语皆颠倒。

这里的“倒置”的意思是藏语语序与汉语相比较,是相反的。并以一两、一钱、一分等数量结构为例进行说明,汉语中数词在前、量词在后,而藏语相反。藏语母语者在说汉语的时候,也会受到母语负迁移,把动宾、定中结构说成宾语在前、动词在后或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的语序。

屯志所举例词与藏语对应情况,请见下表。

汉义	汉字译音	藏文正字	藏文拉丁转写
一	贡	གང་།	gang
二	夺	དོ།	do
一两	竦贡	སྲང་གང་།	srang gang
二两	竦夺	སྲང་དོ།	srang do
一钱	硕贡	ཞོ་གང་།	zho gang
二钱	硕夺	ཞོ་དོ།	zho do
一分	敢麻贡	སྐར་མ་གང་།	skar ma gang
二分	敢麻夺	སྐར་མ་དོ།	skar ma do

又引《日程琐记》云:

蛮语有与中音仿佛者。一为极,二为臙,四为意,六为竹,皆同韵。三为竦,五为阿,九为古,皆同母。今江浙人呼二为臙,闽粤人呼九为苟。惟蛮呼七为邓,八为节,十为角,大不类耳。其父曰阿爸,母曰阿妈,内地亦有此称。

前段描述藏语语序属于语法问题,这里将藏语词汇的读音与汉语比较,涉及词汇和语音问题。作者找到了一些基本词汇,其读音在藏汉两种语言中颇为接近,说明其已经具备“语言比较”的意识,但例词有限,尚缺少系统比较与科学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相关例词与藏文的对应情况如下。

汉义	汉字译音	藏文正字	藏文转写
一	极	གཅིག	gcig
二	臙	གཉིས།	gnyis
四	意	བཞི།	bzhi
六	竹	དུག	drug
三	竦	གསུམ།	gsum
五	阿	ལ།	lga
九	古	དགུ	dgu
七	邓	བདུན།	bdun
八	节	བརྒྱད།	brgyad
十	角	བརྩ།	bcu
父	阿爸	ཨ་ཕ།	a pha
母	阿妈	ཨ་མ།	a ma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江浙人呼二为臙,闽粤人呼九为苟”,并以此与藏语的gnyis、dgu比较,音

义相同,较为贴切。李元能够将闽、粤、吴等存古较多的汉语方言与藏语比较,说明其对汉语方言了解之多、对汉语音韵把握之深。这一点在李元《音切谱·自序》中得到了印证:

余总角时,即通三十六字母,愿以余唇吻试之,辄离合相半。长而周游四方,与南北方访问方言,则与余之唇吻离合相半。

根据孙宏开先生的研究,汉藏语系中数词二至九,均可确定为同源词,^①屯志所引《日程琐记》发现数词之语音对应,亦非完全偶然,而是因为藏汉部分词语本来就是同源词,能够建立历史联系、找到共时对应。

三、《绥靖屯志》藏语汉字译音所反映的历史语音问题

根据上文的材料,《绥靖屯志·卷十杂识》中用汉字音译了33个藏语词,基本上都能在藏语中找到对应。从藏语汉字音译可以看到藏语或汉语的某些历史语音线索。

(一)汉语方言

泥来母相混:屯志引《日程琐记》藏歌翻译中,以字母“力”给藏语ny(日)注音、以泥母字“那”给藏语zla(月)注音,说明音译汉字中的泥来母字已经混淆,这是西南官话的典型特点。《日程琐记》作者李元是湖北京山人,其母语京山话即为西南官话。民国《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记录的京山县音系中也存在鼻音n与边音l相混的情况,^②根据李元的译音用字,可以推测这种鼻边音相混的情况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二)藏语语音

br、dr、gr融合为卷舌:“札得-brag ri(石山),札甲-brag bya(鹰)”中的“札”音译的藏文为brag,说明br-已经变为卷舌音。休卓-vphur vgro(飞)中的“卓”与vgro对音,说明gr-已经卷舌化。“竹-drug(六)”以“竹”音译drug,说明dr-也已经卷舌化。塞音基字与下加字r-组合,在现代藏语中演变为卷舌音,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根据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dr-融合为卷舌塞擦音的时间可能是在10世纪左右。^③

sr-读为s-、ang读为oŋ:由“竦贡-srang gang”(一两)、“竦夺-srang do”(二两)可知,“竦-srang”对音,汉字以s-声母字对藏文之sr-,推测sr-中的r-已经脱落。竦、贡二字均为-oŋ韵,与藏文-ang对音,说明藏语中aŋ>oŋ。现代藏语方言中sr-读为s-的情况较为普遍^④,而aŋ>oŋ的音变则主要见于康方言,今巴塘话、德格话中aŋ>ö^⑤,虽然韵尾丢失但元音仍保留鼻化成分。明代乙种本《西番译语》中有“srab-思刺、srang-思浪”等对音材料,表明其中sr-仍然读复辅音,ang读为aŋ。乙种本《西番译语》中的“一两”记为“思浪扛-srang gang”,恰好与屯志的记录“竦贡”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仍读复辅音故以“思浪”二字对译srang,而后者复辅音消失则用“竦”对译;前者ang主元音未变为圆唇,故以宕摄汉字对音,而后者已经圆唇化^⑥,故以通摄汉字对音。

by、gy融合为舌面塞擦音:“札甲-brag bya”(鹰),以“甲”音译bya,据此推测by->tc。“节

① 孙宏开:《从几个数词的同源关系看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遗存》[J],《语言科学》2018年第6期。

②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湖北方言调查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84—185页。

③ 朗杰扎西:《从乙种本〈西番译语〉看藏语Cr-类复辅音声母的融合演变轨迹》[J],《南开语言学刊》2016年第2期。

④ 江荻:《藏语语音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53—257页。

⑤ 同上,第151页。

⑥ 清代《白马译语》对音材料也表现出藏文ang主元音圆唇化的明显规律,例如“智慧:速-bzang-zo35、鬼:罗-rang-ro35、西:爻-byang-co13、图报:索-bzang-so35”等,藏文-ang对应的汉字韵母主元音均圆唇,白马语音也是圆唇,证明藏文ang元音已经圆唇化且鼻音韵尾已经脱落。参见王振:《清代“西番译语”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以〈白马译语〉藏文注音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brgyad”(八),以“节”音译brgyad,据此推测gy->te。①现代卫藏方言中,ky-复辅音一般读cç,康方言中一般读舌面前音te-,安多方言中融合为cç或te两类。②现代康方言by一般读ç,安多方言读ç或Φç,卫藏方言拉萨话读tçh,与屯志稍异。现代藏语方言桑噶尔话中by>te③。屯志所引锁记资料表明,清代乍丫藏语方言或也存在by>te的音变。

前加字和上加字脱落:“阿恩-a sngon(天)”、“甘错-skar tshom”(星宿)中的上加字s-,“阿-Ingā”(五)的上加字l-,“极-gcig”(一)、“膩-gnyis”(二)的前加字g-,“意-bzhi”(四)、“邓-bdun”(七)的前加字b,“古-dgu”(九)的前加字d-——在屯志中这些前置辅音均无汉字与之对音,应该已经脱落。这也是藏语卫藏和康方言的普遍现象。《同文韵统》所反映的清初藏语音系中,前加字和上加字都不再发音④,屯志与此一致。

四、《绥靖屯志》中的藏文资料考察

《绥靖屯志·卷十杂识》还引用了《日程锁记》中关于藏文的记录:

蛮书皆佛经也,字同唐古忒。别有文移私书,谓之黑字。形象不同,声音训诂如一。凡经典文移之首,必有间文似字非字,其末必有圆章,大如鹤眼。钱以铜铁为之,似字非字,雕镂工緻,每封函紫胶泥口印其上,甚固也。书者,墨渍铜瓶之内,竹笔蘸墨,自左向右,横书之。

这里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当时存在与“唐古忒”藏文即藏文正字不同的文字。佛经用字与西藏同,但“文移私书”即公文私信中还使用一种“黑字”。这种黑字当是乍丫(察雅)地区流行的一种手写字,字形与藏文正字有别,读音和意义无异,因此这种文字当是藏文的一种变体。而屯志卷七“夷俗”部分也引《金川锁记》,指出“夷人不知有儒教,读书识字皆奉藏经为授受,如中华读四书五经,然字画又与西藏稍异”。可见,部分藏族地区确实存在“字画与西藏稍异”的藏文字体,应是藏文的地方变体。青海塔尔寺曾发现木刻嘉绒藏文,这种藏文系在规范藏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称为“嘉尔摩察瓦绒文字”,是嘉绒藏族创造的一种藏文变体。⑤而屯志中收录的藏文“黑字”则应该是另一种新的藏文变体。其字形如何,亦有记录:

童蒙学识字,先教三十字母,熟其笔画,加以变化,千万字可通矣。其字母曰: 𠄎 𠄍 𠄌 𠄋 𠄊 𠄉 𠄈 𠄇 𠄆 𠄅 𠄄 𠄃 𠄂 𠄁 𠄀

今试译之: 𠄎音葛,即见母正音; 𠄍音渴,即溪母正音; 𠄌音葛,即郡母正音; 𠄋音柄,即疑母正音; 𠄊音甲,即见母副音; 𠄉音恰,即溪母副音; 𠄈音桀,即郡母副音; 𠄇音捻,即泥母副音; 𠄆音恒,即端母正音; 𠄅音獭,即透母正音; 𠄄音达,即定母正音; 𠄃音疤,即泥母正音; 𠄂音八,即邦母正音; 𠄁音汎,即滂母正音; 𠄀音拔,即並母正音; 𠄎音抹,即明母正音; 𠄍音匝,即精母正音; 𠄌音插,即清母正音; 𠄋音杂,即从母正音; 𠄊音挖,即疑母合口正音; 𠄉音屑,即心母副音; 𠄈音萨,即心母正音; 𠄇音圖,即影母正音; 𠄆音压,即影母副音; 𠄅音热,即日母正音; 𠄄音拉,即来母正音; 𠄃音洽,即晓母副音; 𠄂音撮,即审母副音; 𠄁音偕(偕),即匣母正音; 𠄀音遏,即喻母正音。

① 这里无法确定复辅音融合后的塞擦音的清浊,统一写作清音。因为清代官话方言中汉字浊音清化,无法从译语汉字推测藏语之清浊。

② 参见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M],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75页;王双成:《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47—148页。

③ 江荻:《藏语语音史》,第235页。

④ 施向东:《〈同文韵统〉所见清初藏语概貌》[J],《民族语文》2018年第1期。

⑤ 具体可参见《嘉绒藏人的文字》和《嘉绒地区藏文运用考略》两篇论文,载《赞拉·阿旺措成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4—188页、第230—236页。

以上即为藏文三十字母在当地的字形变体及其读音,分别说明如下:

(1) 𠵹音葛,对应藏文 𠵹[kɑ]^①。见母音值为k-,故言其为见母正音。在对音文献中,𠵹[kɑ]音常用“葛/噶”记录,例如清代部分“西番译语”中对“星-skar ma”的音译:《松潘译语》“噶儿麻”,《草地译语》“思噶儿麻”,《木坪译语》“葛耳麻”,《打箭炉译语》“噶儿嘛”——其中,“葛/噶”所对应的藏文读音就是ka。

(2) 𠵹音渴,对应藏文 𠵹[kha],两者字形较为接近。溪母音值为kh-,故言其为溪母正音。

(3) 𠵹音葛,对应藏文 𠵹[ga]。屯志谓“郡母正音”,“郡”疑为“群”,中古音值为g,浊音,与藏文 𠵹的古音相同。但是屯志中,𠵹、𠵹均以“葛”注音,有可能当时浊音已清化,两者声母均为k-,故使用相同的译音汉字。

(4) 𠵹音枿,对应藏文 𠵹[ŋa]。疑母音值为ŋ,故言其为疑母正音。译音汉字“枿”,同“藁”,今读niè,中古为疑母字。

(5) 𠵹音甲,对应藏文 𠵹[teɑ]。见母细音今腭化为te-,故言其为见母副音。

(6) 𠵹音哈,对应藏文 𠵹[tɕha]。溪母细音今腭化为tɕh-,故言其为溪母副音。

(7) 𠵹音桀,对应藏文 𠵹[dza]。群母细音腭化为dz-,故言其为群母副音。“桀”中古即为郡(群)母字。

(8) 𠵹音捻,对应藏文 𠵹[na]。“捻”为泥母细音字。泥母细音字在李元母语西南官话中也存在腭化为n-的情况,故言其为泥母副音。

以上8个藏文字母均以见组字译音,其中见组正音所指为中古本音,即未发生腭化的音,见组副音所指为腭化后的舌面音。正音、副音的概念,是李元在《音切谱》当中提出来的,他说,“余读等韵,得开合正副之法”,“开口正音,俗称开口音;开口副音,俗称齐齿音;合口正音,俗称合口音;合口副音,俗称撮口音”。其将开合与正副组合,可以之定义开、齐、合、撮四呼,正音主开合,副音主齐撮。^②

(9) 𠵹音怛,为端母正音,对应的藏文当为 𠵹[ta]。“怛”有两读,为精母或清母,与所谓“端母正音”不合,疑为“怛”(音dá,端母)之误。

(10) 𠵹音獭,透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tha]。

(11) 𠵹音达,定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da]。

(12) 𠵹音泥,泥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na]。

以上4个藏文字母与汉语端组声母语音相合。

(13) 𠵹音八,邦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pa]。作为声母的代表字,韵书韵图一般写作“帮”。“邦”亦帮母。

(14) 𠵹音汎,滂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pha]。

(15) 𠵹音拔,並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ba]。

(16) 𠵹音抹,明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ma]。

以上4个藏文字母与汉语帮组声母语音相合。

(17) 𠵹音匝,精母正音,对应藏文 𠵹[tsa]。

① 音值为国际音标。

② 王催霞:《李元〈音切谱〉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8年。

(18) 𠵹音牻,清母正音,对应藏文𑄧[tsha]。“牻”《广韵》士洽切,崇母字,此处作译音字或有不当。另,据张士俊泽存堂本《广韵》,牻为七洽切,清母,若据此切,则作为藏文[tsha]的译音则准确无误。^①

(19) 𠵺音杂,从母正音,对应藏文𑄨[dza]。

(20) 𠵻音挖,疑母合口正音,对应藏文𑄩[wa]。疑母合口,若据中古音,则为ŋw-,后来疑母合口演变为零声母,成为w-,与藏文[wa]语音相合。由此可见,《日程锁记》以中古声母之名目译音藏文时,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中古声母在当时的读音。

(21) 𠵼音屑,心母副音,对应藏文𑄪[za]。汉字音中无z-,故以读e的字相对。“心母副音”即腭化后的心母。

(22) 𠵽音萨,心母正音,对应藏文𑄫[za]。汉字音中无z-,故以读s-的字相对。

(23) 𠵾音圜,影母正音,对应藏文𑄬[ɣa]。

(24) 𠵿音压,影母副音,对应藏文𑄭[ja]。

(25) 𠶀音热,日母正音,对应藏文𑄮[ra]。

(26) 𠶁音拉,来母正音,对应藏文𑄯[la]。

(27) 𠶂音洽,晓母副音,对应藏文𑄰[ɕa]。“晓母副音”即腭化后的晓母ɕ。“洽”中古为匣母字,言其为晓母,或因当时晓匣清浊不分。

(28) 𠶃音掇,审母副音,对应藏文𑄱[sa]。掇,《广韵》桑割切,今读sà,为心母字,与藏文[sa]读音一致。屯志谓为“审母副音”,暂存疑。

(29) 𠶄音俯,匣母正音,对应藏文𑄲[ha]。俯音xiǔ,晓母而非匣母,不过当时晓匣应该已经不分,匣母清化并入晓母。“匣母正音”应当为腭化前的音[x],与藏文[ha]十分接近,故以此注音。

(30) 𠶅音遏,喻母正音,对应藏文𑄳[ʔa]。译音用字“遏”为影母而非喻母。

上述三十字母虽然字形与正字有所差异,但是字母的顺序未变。用中古声母与藏文字母相对应,体现出作者构思的巧妙性与科学性。藏文字母的排列,以发音部位为主要依据,以发音方法为次要依据,而汉语音韵学中对声母的排序也以发音部位为主要依据,同部位的辅音往往排为一组,藏文三十字母与汉语音韵学中代表声母的字母可对应起来。这种对应亦非偶然。《日程锁记》所用汉语字母承自唐人三十字母,而作为现存最早的汉语声母系统的三十字母,正是在梵文“悉昙”启发下,参考藏文字母体系所创制的,^②因此汉语音韵学之字母体系与藏文三十字母可以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

虽然说屯志所记录的藏文字母与正字有别,但是从字形上看,屯志中的藏文“黑字”与藏族传统的正字仍有较为清楚和直接的联系,有些与藏文楷书(有头体)相似、有些与藏文草书(无头体)相似,应是在正字基础上修改而成,故《金川锁记》在谈及藏文地方变体时也指出字画“与西藏稍异”而非“迥异”。为明确《日程锁记》中的藏文“黑字”或藏文变体与藏文正字之间的异同,下表将《日程锁记》中的藏文与藏文正字的楷书、草书字体依次列出。《日程锁记》首先集中列举了三十字母,然后分别音译。集中列举和译音时出现的藏文字形基本一致而略有差异,体现出手书藏文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度。我们按照《日程锁记》的叫法,称之为藏文“黑字”。下表把集中列举的字母与译音时出现的字母分别列出,前者称为“黑字₁”,后者称为“黑字₂”。

① 王韵各本、唐韵、钜宋本、黎本均作“士洽切”,为崇母,今音zhá,据此则注音不当。

②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序号	黑字 ₁	黑字 ₂	藏文楷书	序号	黑字 ₁	黑字 ₂	藏文楷书
1	𑄎	𑄏	ཀ	16	𑄒	𑄓	ཁ
2	𑄔	𑄕	ཁ	17	𑄖	𑄗	ཅ
3	𑄙	𑄚	ག	18	𑄜	𑄝	ཇ
4	𑄟	𑄠	ང	19	𑄢	𑄣	ཉ
5	𑄤	𑄥	ཅ	20	𑄩	𑄪	ཏ
6	𑄭	𑄮	ཆ	21	𑄱	𑄲	ཏ
7	𑄱	𑄲	ཇ	22	𑄴	𑄵	ཏ
8	𑄷	𑄸	ཉ	23	𑄱	𑄲	ཏ
9	𑄱	𑄲	ཏ	24	𑄱	𑄲	ཏ
10	𑄱	𑄲	ཏ	25	𑄱	𑄲	ཏ
11	𑄱	𑄲	ཏ	26	𑄱	𑄲	ཏ
12	𑄱	𑄲	ཏ	27	𑄱	𑄲	ཏ
13	𑄱	𑄲	ཏ	28	𑄱	𑄲	ཏ
14	𑄱	𑄲	ཏ	29	𑄱	𑄲	ཏ
15	𑄱	𑄲	ཏ	30	𑄱	𑄲	ཏ

通过上表的字形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藏文黑字与藏文正字字形一致性较高,多是在正字基础上变形而得,应是藏文字母的地域变体。时人以“黑字”名之,“黑字”就其命名理据而言,或与汉语中作为隐语的“黑话”类似,表明这类字体有一定的隐秘性,与藏文正字相比,更难以被常人识读。今安多地区和部分康巴地区,民间仍习惯把容易识读的藏文有头字称为“白字”,把不易识读的无头字称为“黑字”。另外,因为黑字为手写体,应未用于刊刻,加之其流传地域并不广,我们尚未见到以此类字体书写的藏文资料流传。不过,作为一种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藏文字体,其在藏族语言文字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于藏文及中国文字史的认识,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值得进一步探究。

[本文责任编辑 张宁]

[作者简介]王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成都 610068)。